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海上花列傳

第六十二回 偷大姐床頭驚好夢 做老婆壁後泄私談

按：趙二寶轉了一夜的念頭，等到天亮，就蓬著頭躍足下樓，逕往母親趙洪氏房間。推進門去，洪氏睡在大床上，鼾聲正高，旁邊一隻小床係阿哥趙樸齋睡的，竟是空著。二寶喚起洪氏，問：「阿哥哩？」洪氏說：「勿曉得。」二寶十猜八九，翻身上樓，逕進亭子間，徑去大姐阿巧睡的床上，揭起帳子看時，果然樸齋、阿巧兩人並頭酣睡。二寶觸起一腔火性，狠狠的推搡揪打，把兩人一齊驚醒。樸齋搶著一條單褲穿上，光身下床，奪路奔逃。阿巧羞得鑽進被窩，再不出頭露面。

二寶連說帶罵，數落一頓，仍往樓下洪氏房間。洪氏已披衣坐起。二寶怒目哆嘴，簽坐床沿。洪氏問道：「樓浪啥人來浪噪？」二寶不答，卻思這事不便張揚，不如將計就計，遂和洪氏商量，欲令樸齋趕往南京，尋到史三公子家中問個確信。洪氏亦以為然。二寶便高聲喊：「阿哥！」樸齋不敢不至，惴惴然侍立一旁。

二寶推洪氏先說。洪氏約略說了，並命即日起行。樸齋不敢不從。二寶復叮嚀道：「耐到仔南京末，定歸要碰著仔史三公子，當面問俚為啥無撥信，難末啥辰光到上海，勳忘記！」

樸齋唯唯遵命，二寶纔去梳頭。逕到樓上自己房間，祇見阿巧正在彎腰掃地，鼻涕眼淚揮灑不止，二寶索性不理。

恰好這日長江輪船半夜開行，樸齋喫過晚飯，打起鋪蓋，向洪氏討些盤纏。洪氏囑其早去早歸，娘姨阿虎闖口道：「倪看下來有數目個哉，南京去做啥嘅？就去末也定歸見勿著史三公子個面碗。史三公子抵椿勿來，就見仔面，也無行用。」

洪氏道：「俚勿相信個呀，定歸要南京去一逮，問仔個信，故末相信哉。」阿虎道：「二小姐勿相信末，耐是俚親生娘，要提亮俚個呀。二小姐肚皮裏道仔史三公子還要來個哉，定歸要問個信。耐想，去問啥人噪？就碰著仔史三公子，問俚，俚人末勿來，嘴裏阿肯說『勿來』，原不過回報耐一句『難要來哉』。二小姐再要上仔俚個當，一徑等來浪，等到年底下，真真坍仔臺歇作！」

洪氏道：「閑話是勿差，難等南京轉來仔再說。」阿虎道：「勿然也勿關倪事，倪就為仔三四千店帳來裏發極。倘然推扳點小姐，倪倒勿去搭俚拿仔幾幾花花哉。倪看見二小姐五月裏一個月，碰和喫酒，鬧猛得勢，故歇趁早豁開仔史三公子，巴結點做生意，故末年底下還點、借點，三四千也勳緊。再要嘍下去，來勿及哉哩！」

洪氏默然。樸齋道：「讓我去問仔個信看。倘然史三公子勿來，生來做生意。」阿虎冷笑走開。樸齋藏好盤纏，背上鋪蓋，辭別出門。

過了一宿，二寶便令阿虎去東合興里吳雪香家喊小妹姐來。阿虎知道事發，答應而去。二寶想好幾句閑話，教給洪氏照樣嚮說，不必多言。

一會兒，阿虎同著小妹姐引見洪氏，二寶含笑讓坐。洪氏說道：「倪月底一家門纔要到南京去尋個史三公子，讓阿巧去尋生意罷。一塊洋錢一月，倪撥到俚年底末哉。」小妹姐聽了，略怔一怔道：「價末到個辰光讓俚出來，也正好碗。」二寶接嘴道：「倪勿做仔生意，生活一點無撥。阿巧來裏，也無啥做；早點出去末，也好早點尋生意，阿對？」小妹姐沒的說，就命阿巧去收拾。二寶教洪氏拿出三塊洋錢交與小妹姐，又令相幫擔囊相送。小妹姐乃領阿巧道謝辭行。

隨後裁衣張司務要支工帳二寶亦教洪氏付與十塊洋錢。阿虎背著二寶悄對洪氏道：「耐末樣式樣依仔個二小姐，二小姐有點勿著落個哩！故歇一場括仔還有幾塊啥洋錢，再要做衣裳！該號衣裳，等俚嫁仔人做末哉碗，啥個要緊嘅？」洪氏道：「我也搭俚說過歇個哉，俚說做完仔狐皮個停工。」阿虎太息而罷。

不想次日一早，小妹姐復領阿巧回來，送至洪氏房中。小妹姐指著阿巧向洪氏道：「俚乃是我外甥囡。俚喲爺娘託撥我，教我荐荐俚生意。俚乃自家勿爭氣，做仔勳面孔個事體，連搭我也無面孔，對勿住俚嘆爺娘。我末寄仔封信下去，喊俚喲爺娘上來，耐拿俚個人交代俚喲爺爺好哉，我勿管帳。」洪氏茫然，問道：「耐說個啥閑話，我勿懂碗。」小妹姐且走且說道：「耐勿懂末，問阿巧，等俚自家說。」

樓上二寶剛剛起身，聞聲趕下。小妹姐已自去了，祇有阿巧在房匿面向壁嗚咽飲泣。二寶氣忿忿的瞪視多時，沒法處置。洪氏還緊著要問阿巧。二寶道：「問俚啥嘅！」遂將前日之事徑直說出。洪氏方著了急，祇罵樸齋不知好歹，無端闖禍。

二寶欲令阿虎和小妹姐打話，給些遮羞洋錢，著其領回。阿虎道：「小妹姐倒勳緊，我先問聲俚自家看。」遂將阿巧拉過一邊，唧唧唧唧問了好一會。阿虎笑而覆道：「撥我猜著，俚喲兩家頭說好來浪，要做夫妻個哉。洋錢末倒也勳，等俚爺娘來求親好哉。」洪氏大喜道：「價末耐就替我做仔個媒人罷。」二寶跳起來喝道：「勿局個！勳面孔個小娘件，我去認俚阿嫂？」洪氏默臉相視，不好作主。阿虎道：「倪說末，開堂子個老班討個大姐做家主婆，也無啥勿局。」二寶大聲道：「我勳哩！」

洪氏不得已，一口許出五十塊洋錢，仍令阿虎去和小妹姐打話。二寶咬牙恨道：「阿哥個人末，生就是流氓坯！三公子要拿總管個囡件撥來阿哥，阿要體面！啥個等勿得，搭個臭大姐做夫妻。」

洪氏聽說，雖也喜歡，但恐小妹姐不肯乾休。等得阿虎回家，急問如何。阿虎搖頭道：「勿成功！小妹姐說：『耐個囡件末面孔生得標致點，做個小姐，俚也一樣是人家囡件呀，就不過面孔勿標致，做仔大姐。做小姐個末開寶要幾花，落鑲要幾花，俚大姐也一樣個碗。撥耐倪子困仔幾個月，故歇說五十塊洋錢，阿是來裏拗空？』」洪氏著實惶懼，眼望二寶候其主意。二寶道：「等俚爺娘來，看光景。」洪氏膽小，忐忑不寧。

轉瞬之間，等了三日，倒是樸齋從南京遣回家來。洪氏一見，極口埋冤。二寶跺腳道：「無悔，讓俚說仔了哩！」

樸齋放下鋪蓋，說道：「史三公子勿來個哉。我末進個聚寶門，尋到史三公子府浪，門口七八個管家纔勿認得。起先我說尋小王，俚喲理也勿理。我就說是齊大人差得來，要見三公子，難末請我到門房裏，告訴我：三公子上海回來就定仔個親事，故歇三公子到仔揚州哉，小王末也跟仔去。十一月二十就來裏揚州成親，要等滿仔月轉來噪。阿是勿來個哉？」

二寶不聽則已，聽了這話，眼前一陣漆黑，凶門裏「汪」的一聲，不由自主，望後一仰，身子便倒栽下去。眾人倉皇上前，攙扶叫喚，二寶已滿嘴白沫，不省人事。適值小妹姐引了阿巧爺娘進門，見此情形，不便開口，小妹姐就幫著施救。洪氏淚流滿面，直聲長號。樸齋、阿虎一左一右，掐人中，灌姜湯，亂做一堆。

須臾，二寶吐出一口痰涎，轉過氣兒。眾人七張八嘴，正擬扛抬，阿虎捋起袖子，祇一抱，攔腰抱起，挨步上樓。眾人簇擁至房間裏，眠倒床上，展被蓋好。眾人陸續散去，惟洪氏兀生相伴。

二寶漸漸神氣復原，睜眼看看，問：「無悔來裏做啥？」洪氏見其清醒，略放些心，叫聲「二寶」，道：「耐要嚇煞人個哩，啥實概樣式嘅？」二寶纔記起適間樸齋之言，歷歷存想，不遺一字，心中悲苦萬分，生怕母親發極，極力忍耐。洪氏問：「心裏阿難過？」二寶道：「我故歇好哉呀。無悔下頭去哩。」洪氏道：「我勿去。阿巧個爺娘來裏下頭。」

二寶蹙額沉吟，嘆口氣道：「難阿哥生來就討仔阿巧末哉。俚爺娘故歇來裏末，無悔教阿虎去說親哉碗。」洪氏唯唯，即時喚上阿虎，令向阿巧爺娘說親。阿虎道：「說末就說說罷哉，勿曉得俚喲阿肯。」二寶道：「拜托耐說說看。」

阿虎慢騰騰地姑妄去說。誰知阿巧爺娘本係鄉間良儒人家，並無訛詐之意，一聞阿虎說親，慨然允定，絕不作難。小妹姐也不好從中撓阻。洪氏、樸齋自然是喜歡的，祇有二寶一個更覺傷心。

當下阿虎來叫洪氏道：「俚喲難是親家哉，耐也去陪陪哩。」洪氏道：「有女婿陪來浪，我勿去。」二寶勸道：「無悔耐該應去應酬歇個呀，我蠻好來裏。」

洪氏猶自躊躇。二寶道：「無悔勿去末我去。」說著，勉強支撐坐起，挽挽頭髮，就要跨下床來。洪氏連忙按住，道：「我去

末哉，原搭我困好仔。」二寶笑而倒下。洪氏切囑阿虎在房照料，始往樓下應酬阿巧爺娘。

二寶手招阿虎近前，靠床挨坐，相與計議所取店帳作何了理。阿虎因二寶意轉心回，為之細細籌畫，可退者退，不可退者或賣或當，算來倒還不甚喫虧。獨至衣袋一項，喫虧甚大，最為難處。二寶意欲留下衣裳，其餘悉遵阿虎折變抵償，如此合算起來，尚空一千餘圓之譜。阿虎道：「像五月裏個生意，空一千也勦緊，做到仔年底下末，就可以還清爽哉。」二寶道：「一件狐皮披風，說是今朝做好；耐去搭張司務說，回報俚明朝勿做哉。」阿虎道：「耐隨便啥纔忒要緊，就像做衣裳，勿該應做個披風，做仔狐皮滿未，阿是蠻好？」二寶焦躁道：「勦去說起哉呀！」

阿虎訕訕退出中間，傳語張司務。張司務應諾而已，別個裁縫故意嘲笑為樂。二寶在內豈有不聽見之理，卻那裏有工夫理論這些。

迨至晚間，喫過夜飯，洪氏終不放心，親自看望二寶，並訴說阿巧爺娘已由原船歸鄉，仍留阿巧服役，約定開春成親。二寶但說聲好。洪氏復問長問短，委曲排解一番，然後歸寢。二寶打發阿虎也去睡了，房門虛掩，不留一人。

二寶獨自睡在床上，這纔從頭想起史三公子相見之初，如何目挑心許；定情之頃，如何契合情投。以後歷歷相待情形，如何性兒浹洽，意兒溫存；即其平居舉止行為，又如何溫厚和平，高華矜貴，大凡上海把勢場中一切輕浮浪蕩的習氣，一掃而空。萬不料其背盟棄信，負義辜恩，更甚於冶遊子弟。想到此際，悲悲戚戚，慘慘淒淒，一股怨氣沖上喉嚨，再也捺不下，掩不住。那一種嗚咽之聲，不比尋常啼泣，忽上忽下，忽斷忽續，實難以言語形容。

二寶整整哭了一夜，大家都沒有聽見。阿虎推門進房，見二寶坐於床中，眼泡高高腫起，好似兩個胡桃。阿虎搭訕問道：「阿曾困著歇嘎？」二寶不答，祇令阿虎舀盆臉水。二寶起身搨面，阿巧揩抹了桌椅，阿虎移過杭具，就給二寶梳頭。

二寶叫阿巧把樸齋喚至當面，命即日寫起書寓條子來帖。樸齋承命無言。二寶復命阿虎即日去請各戶客人，阿虎亦承命無言。

二寶施朱傳粉，打扮一新，下樓去見母親洪氏。洪氏睡醒未起，面向裏床，似乎有些呻吟聲息。二寶輕輕叫聲「無姆」。洪氏翻身見了，說道：「耐啥要緊起來嘎？勿適意末，困來浪末哉。」二寶推說：「無啥勿適意。」趁勢告訴要做生意。洪氏道：「故末再停兩日也正好啲。耐身向裏剛剛好仔點，推扳勿起。倘忙夜頭出局去，再著仔冷，勿局個哩。」二寶道：「無姆，耐也顧勿得我個哉。故歇店帳欠仔三四千，勿做生意末，陸俚有洋錢去還撥人家？我個人賽過押來裏上海哉呀！」這句話尚未說完，一陣哽噎，接不下去。

洪氏又苦又急，顫聲問道：「就說是做生意末，三四千洋錢陸裏一日還清爽哩？」二寶吁了口氣，將阿虎折變抵償之議也告訴了，且道：「無姆索性勦管，有我來裏，總歸勦緊。耐快活末我心裏也舒齊點，勦為仔我勿快活。」洪氏祇有答應。

二寶始問：「無姆為啥勿起來？」洪氏說是「頭痛」。二寶伸手向被窩裏摸到洪氏身上，些微覺得發燒。二寶道：「無姆常恐寒熱哩。」洪氏道：「我也覺著有點熱。」二寶道：「阿要請個先生喫兩帖藥？」洪氏道：「請啥先生嘎！耐替我多蓋點，出仔點汗末好哉。」

二寶乃翻出一床綿被，兜頭蓋好，四角按嚴，讓洪氏安心睡覺。二寶自四樓上房間，復與阿虎計議。議至午後，阿虎出去了理店帳，順路請客。

這個信傳揚開去，各處皆知。不出三日，吹入陳小雲耳中，甚是駭異，似為史三公子待他不薄，娶作夫人自是極好的事，如何甘心墮落，再戀風塵！正欲探詢其中緣故，可巧行過三馬路，遇著洪善卿。小雲擬往茶樓一談，善卿道：「就雙珠搭去坐歇末哉。」

於是兩人逕進公陽里南口，到了周雙珠家。適值樓上房間均有打茶會客人，阿德保請進樓下周雙寶房間。雙寶迎見讓坐。小雲把趙二寶再做生意之信說與善卿，善卿鼓掌大笑道：「耐蠻聰明個人，上俚啲個當！我先起頭就勿相信，史三公子陸裏無討處，討個信人做大老母！」雙寶在傍也鼓掌大笑，道：「為啥幾花先生小姐纔要做大老母！起先有個李漱芳，要做大老母做到仔死；故歇一個趙二寶，也做勿成功；做到倪搭個大老母，挨著第三個裁！」小雲不解，問第三個是誰。雙寶努嘴道：「倪搭雙玉，倒勿是朱五少爺個大老母？」小雲道：「朱五少爺定仔親哉憾。」

雙寶故意祇顧笑，不接嘴。善卿忙搖手示意。不想一抬頭，周雙玉已在眼前，雙寶嚇得斂笑而退。善卿知道不妙，一時想不出搭訕的話頭。小雲察言觀色，越發茫然。大家默瞪瞪的，你看著我，我看著你。

第六十二回終。